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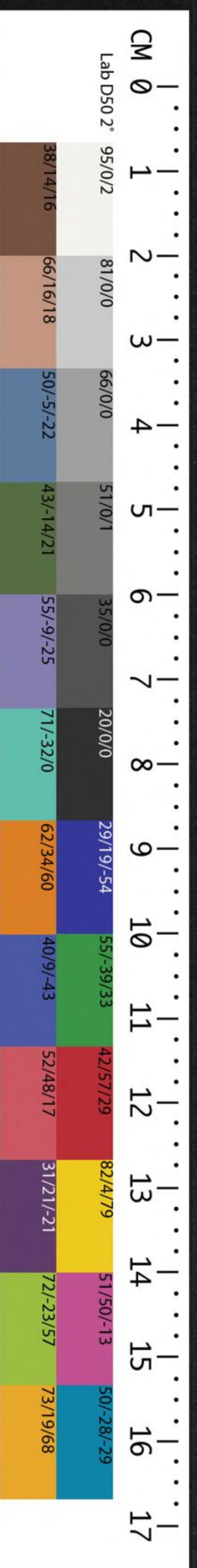
171

T 110 /4120 A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55

十三經註疏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經卷第九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也七章言賢達之理
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
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
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
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
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
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
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然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

也無怨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

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

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怨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肇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冊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曰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
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
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

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

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
大舜見之矣正義曰此

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

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

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

以其情主乎潤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
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然怨遭父母
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
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
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
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言以自為言
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

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
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
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至於我何哉者
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
母為不若此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
於我有何罪哉故自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
其子九男二女至舜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
其言而答萬章言舜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
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又將胥以天下而遷
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
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
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
之是人之所以皆欲也而尚不足解舜之憂好色之
女是人之所以皆欲也而尚不足解舜之憂好色之
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妻所以堯帝之二女而尚
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妻所以堯帝之二女而尚

牛羊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解舜之憂貴也
人之所皆欲也而堯將以失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
子尚亦不足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悅之好色富貴此數
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悅之好色富貴此數
憂夫入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
則思慕其君如不遇於君則思慕其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
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
而不敢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
之問堯也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其萬章
不見九男惟冊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
典放齊曰胤朱胤明帝曰吁巖訟可乎孔安國云
胤國名子爵朱胤朱胤明帝曰吁巖訟可乎孔安國云
註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
以

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然於齊姜生秦穆夫入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嫡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耳是也云獻公重耳夷吾皆以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

老萊着五綵五色班斲之
宋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

頑母器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怨對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

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為舜死矣。象曰：謀蓋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為已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唯茲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唯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

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

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註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註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

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

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註

詐偽也萬章言

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昔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及

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註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

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

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偽焉

註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僞喜也

疏

萬章問曰至矣僞焉正義曰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娶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娶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

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擲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殺其舜又使舜深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其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使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又蓋而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張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床以爲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爲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床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憶君故來此遂怙倪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其于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

不知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偽為喜以悅人
者與曰否至矣偽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偽喜以悅
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
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
吏曰校人者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
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圍圍然
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
處子產信之以為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
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其快然也其所養人乃出而
與人曰誰謂子產為智者哉得其所哉如孟子故於
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
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
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
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
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偽喜者焉言舜
不偽也亦若校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

也○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
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
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
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
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
與象喜以為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
廩事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
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若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
弟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
弟之文也大抵學事不可執此以觀之則捐梯之說
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此以深然也當以意
○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
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
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雜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
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
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相類故云戈戟也內長
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

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
彫弓一彫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
專征伐彫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
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
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
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即
娥皇女英是也。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
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孫發之子名僑公孫
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孫
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
為氏據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
於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殺厥堯于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

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

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

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

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

此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

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

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

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

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

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

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

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

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焉在弟

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

萬章問

十一

文選

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
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蘇方命此族績用不成
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
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鳴氏不才子又答之曰仁者
池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謂之饗饗者曰仁者
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
所以親之弟也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
對象於有碑者是以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
而名號也敢問或曰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庫國
之名號也敢問或曰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庫國
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
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碑不得有為於其
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於
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碑之國民哉以其
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
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
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

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碑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
謂也○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
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
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
徐邈為之註
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

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

哉豈及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

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

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垂曰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湯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勛。姁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為堯三年喪。且也。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

得並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

不以堯為臣也。詩云。並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並日。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

無有非王者之臣。而口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

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

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然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
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
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
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
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
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
天下養養之至也
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采芣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祗
載見瞽瞍夔夔齊栗肯臞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
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臞亦信知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立蒙之

疑喻大成立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

政者也。咸立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立蒙問孟子

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

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

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

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

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

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

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

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

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天子放勳乃祖落而死。放勳

堯之號也。堯氣往為祖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

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

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

妣。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繼也。建

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

然而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為得詩人
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
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
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
孟子引此所以證此此山之詩云曾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
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
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
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
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
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
敬以事見于父變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
之見舜以聘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祗敬
載事也允信若順也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威公七年
子榮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威公七年

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
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
註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
丘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亦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
矣○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正義曰小雅北山之篇○正
義曰此篇蓋刺幽王使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也○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
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逸
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立於逸篇文
矣也

子曰否

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
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
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
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
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
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
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
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
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

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

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

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萬章曰。至此之謂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

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曰。堯帝以

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問。孟子言

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萬章又問。天與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又答之。言天不以其言。諄諄

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

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

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而

矣。孟子言。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而

能。使上天以與之。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天。而

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往者。堯舉薦人於諸

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人於諸

於

百

是

民

受

之

也

天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子

不

能

以

天

下

與

之

人

與

之

故

曰

天

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
迷是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
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
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
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
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所謂受之者即是
其功業而使民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
輔相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事
之也堯帝既崩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
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
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
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
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
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
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

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謂也○
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謂也○
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
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
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
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
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
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
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
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
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然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然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

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其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觀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成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

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年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不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照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不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謀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豈我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也雖言有德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

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弟仲任立仲任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然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伊尹而無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駮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

是也。○註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註丹朱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註人言伊尹

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註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視也

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駟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

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

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哉。註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

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

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

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吾且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註）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註）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濤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

（註）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

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

救民之命也。吾未聞在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

（註）在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

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

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註）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

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

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澆我也。歸

潔於身。不污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

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聞

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

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祭宮朕我也謂湯也載

始也亳

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

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

遂順天而誅之也萬章問曰至自亳正義曰此

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

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一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

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

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行

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少

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鎊之多亦且

不眴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

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

人以幣帛之物往聘之伊尹且驚駭然自得而曰我

何為以湯之幣聘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畝

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

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有

莘之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

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且若使湯之民為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民哉於今是又曰上天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堯舜之民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

身說之能正人者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已

事以為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免我哉但歸察其身而不污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禁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野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適夏是也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去是也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茲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奇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世君凡九品圖書其形是也

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魏地又云魏國今滎陽縣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國註云千駟四千匹。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載皆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

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為之也。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一 入德行者為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

一 孔子當阝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註**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阝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阝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註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
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萬章問曰此章言

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
辨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離疽之醫者於齊國
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
以為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
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讐由讐由賢大
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
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
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
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
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
命如為主於離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
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讐由者以其
義也於衛不主彌子瑕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

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
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
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
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
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
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離疽與
侍人瘠環二人但卑倭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
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不可得而詳由其益而推
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非離疽瘠環之
比也然則孔子當厄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
離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
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
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
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
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為司城也
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
推之亦誠然也
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

鄒家是則類。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穀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之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後，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曾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濬也。

萬章問曰：或曰：白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

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

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玉所出地名。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

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百里奚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

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宰相秦

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人自鬻

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

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萬章問曰

至賢者為

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子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北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憊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况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
而仕孔子也。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
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
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
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
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
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
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度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不用巧

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

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惡聲者言伯夷清其身不欲以亂色留於明

聲留於聰也於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

不變而為廉潔之人儒弱之夫莫不變而為寬

其剛志也聞下惠之風者莫不變而為寬

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

是也夫齊急速但清米不及收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

之國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故

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若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

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於清也伊尹之清者也是

不以物汚其已而自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清者也是

下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無有行惟時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其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則和行特倚於一編也故謂之清可也伊尹下惠三聖

伯夷所不敬而不至伊尹一於清也佛吟召而欲往是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然則

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集此三
聖而為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
夷所以如是，是已不殉方，尹尹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
進而伊尹所以如是，是已不殉方，尹尹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
天而多伊尹所以如是，是已不殉方，尹尹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
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集之遂為大成者，誰謂伯夷之弊而
救之，和孔子天承而集之遂為大成者，誰謂伯夷之弊而
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謂為聖者，邪雖然孟子取
為三聖，其言又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任者，也。以
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
取任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
之矣。孔子之言，則以惠但聖之任者，也。以
無可無不，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
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論之也。言集大成者，
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始條理也。言金
聲始則隆而玉振則殺者也。如伯夷清而不能任，伊
尹能任而終不能和，言王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
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王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
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王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

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
之，而言也。以其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
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
和，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
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則孟子於此，且
事也。以智者之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則孟子於此，且
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
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
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
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
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
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
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
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
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則有數而不
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正義曰
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正義曰

五

五

五

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特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聞其畧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

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

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略。麓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

三

獲得也。一夫一婦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侏史除吏也。北宮至為差。正義

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

孟子畧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

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曰：其詳不

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答之曰：其詳不

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曰：其詳不

則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曰：其詳不

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有然，而伯也，但嘗聞

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也，但嘗聞

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文，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

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

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

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

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為德者，侯也。體

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

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

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

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鄉一位，至凡

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農者，君也。知進退而其事

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

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

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

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

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

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千里，蓋不

方千里，則無以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千里，蓋不

故地廣百里，則無以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千里，蓋不

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

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
以合端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
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
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三命公三命
卿大夫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命上士三命則元士
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
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
公侯之國是為大國也祿是為居於大夫而大夫之祿十分
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大夫而大夫之祿十分
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
而卿祿四分之二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
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
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

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
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
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
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也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
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
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為
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祿足以代其耕亦然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糞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中人食七人下農夫食六
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
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者蓋耕者
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農夫食六
人中人食七人下農夫食五人其庶人在官者則食
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也中下之次有制
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
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
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

孟子不制也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
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里孟子不言田而孟子言地者蓋祿以田為主
庸而孟子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
於分田以制祿孟子異也王制云天子之大夫視
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天子之大夫視天子之
公侯視天子之卿視天子之大夫視天子之卿視
士視天子之男視天子之大夫視天子之卿視天子
地視天子之男視天子之大夫視天子之卿視天子
也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
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
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
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錄之官無其職是則諸
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
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
以犬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
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

而不得聞其詳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
不得聞其詳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
於前則合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
公謂正義曰三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
上公是也○天子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凡
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
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云象日月之大元士自附庸也○曰附庸
里鄭氏注云公卿大夫元士自附庸也○曰附庸
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庸者小城也○曰附庸
也至制也○卿視正義曰天子之制大夫視天子之
侯天子之卿視天子之大夫視天子之卿視天子之

一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

註

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註**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友矣

註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

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

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

我者也

註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

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註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

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天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

之於貳室。貳室副官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

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萬章問曰。至此章言匹夫

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投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

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
五人焉其二曰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
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
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
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
忘已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已
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
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掌云
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
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
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
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
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
為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
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
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
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

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
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
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
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官堯亦就
副官而饗舜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
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
則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堯者蓋堯為舜之外舅
堯所以謂舜為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
故欲舜而與之為友是謂貴其費用上敬下如堯館
於室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入者
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闕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左傳
然亦名字則未之詳也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卷第十上

十一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

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

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為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

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

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

一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

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

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

二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

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

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

獵較尚猶可為，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

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事與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奚獵較也。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薄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矣故以漸正之先為

薄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

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薄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

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萬章曰

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兆

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之也。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

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

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
敢問交接之際當執何
心而交接也孟子曰
之也曰卻去之而不
卻去之曰卻去之而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
也孟子曰曰尊之言
物寧以義取之乎不
為不恭敬也但當受
去之也謂宜受之故
至不可乎萬章又問
不義但請無以直言
而不可受為取民之
可乎故以此問孟子
孔子受之矣孟子曰
其接待於已亦以禮
接則可受之也萬章
可以受禦與萬章又
問曰假使今有人以
兵禦人於斯

國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
之其餽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
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曰以爲不
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皆然
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慙惡之也如
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無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
天下所不辭也無它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
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
而受物於天下爲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也萬章又
曰今日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
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也萬章又曰
爲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
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
誅之乎其待教之非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
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不改者乃誅之者是爲盜也
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盜

行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魯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謂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特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一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二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

精究之○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督不畏死凡民罔弗慙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督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曾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註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註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推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註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巳。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巳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疏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

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

子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

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

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

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其巳。故娶妻也。然而有以

親執釜。饔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為養也。

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

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敘之。而獨

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

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

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注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注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

篇。○注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被菑者葭注云菑出也葭盧也箋云言盧之始出者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注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註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註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註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註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也註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有是臺無餽也

註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未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魄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幾繆公之雖

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

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

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萬章曰至尊賢

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

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
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
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其禮也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不敢臣之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有賓道焉士之也以前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乎曰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臣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云君之於民固當調其窮乏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謂國君周之則受之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

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子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肉子思以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僕也僕從此不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其子思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孟子答之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受之其後倉吏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野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

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
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
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
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註託寄也謂若寄公○
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
為寄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註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註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

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

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註庶人召使給役事則

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

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註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

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也

為其賢也註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

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

欲見賢而吾之也。

註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

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註**魯

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

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

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

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註**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註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旂大夫以旌。**註**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註**以貴者

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
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
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詩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
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孟子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
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
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
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
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
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
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
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
之君執黃璚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費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後則往庶人於君召之給後則庶
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

人往就其後事今君欲見習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後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後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之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何為也哉曰為其是為多聞又為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之也孟子又曰如是其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嘗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思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交也

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燕人以旃而招之也燕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燕人乎孟子以通帛招之士以旃大夫應其招也以大夫之旃招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而應之哉而况以其不賢之招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可得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惟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義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

孟子卷之六 東門問

各以大小來相友，言為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果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註孟子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

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

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

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

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

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

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

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

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

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註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註孟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註問貴戚之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註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温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齊宣至則去。正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

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之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

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

卿是如之何也王曰君有過則諫諫諍以至反覆數諫

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

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

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

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問臣臣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

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

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諍以至反覆數

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

子比干諫之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

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興治天下

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